



全真學案(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郝大通學案

HAODATONGXUEAN

章偉文 著

齊魯書社



全真學案 (第一輯)

張廣保 主編

郝大通學案

章偉文 著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郝大通學案 / 章偉文著. — 濟南: 齊魯書社, 2010. 1
ISBN 978-7-5333-2342-4

I. 郝… II. 章… III. ①郝大通 (1149 ~ 1212) — 人物評論 ②郝大通 (1149 ~ 1212) — 思想評論
IV. B959.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227299 號

郝大通學案

章偉文 著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39 號

郵 編 250001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刷廠德州廠

開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張 9.25

插 頁 3

字 數 240 千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342—4

定價: 30.00 圓

齊魯書社
PDG

《全真學案》編委會

名譽主編 麥子飛

名譽副主編（以姓氏筆畫爲序）

何多樑 周和來 林志堅 莫小賢

梁發 黃健榮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主編 張廣保

編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尹志華 何建明 李大華 李永明

郭武 強昱 章偉文 趙衛東

劉仲宇 劉煥玲 盧國龍 鄭國強



總序

金代中期，王嘉（道號重陽子）在中國北方創立了一種有別於傳統道教的新道教——全真教。全真教以三教合一為宗，以性命雙修、功行並重為修煉門徑，汲取禪宗的心性理論、修行方式等諸多因素，對傳統道教從教義、戒律，到宮觀組織、修行方式，以及終極超越境界等方面都進行全面革新，並在元以後分領道教的半壁江山，與正一教並立為二，最終形成明以後全真、正一雙峰對峙的道教宗派新格局。這就打破了此前道教史上靈寶、上清、正一等三足鼎立的舊格局。

在全真教的發展歷史中，金末元初是教門發展的關鍵時期。它不僅確立了全真教在道教中牢不可破的重要地位，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歷史的走向也引發了極為深遠的震蕩。開闢全真教這一發展新局面的關鍵人物就是全真掌教丘處機。正是丘處機以年踰古稀之齡萬里西行，覲見“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及隨之而來的雪山論道、一言止殺，使得全真教獲得蒙古皇室的尊崇，從而走出道教，與當時的漢地世侯一道，擔當起在金末重建業已解體的中國社

目 錄

總序	1
第一部分 郝大通評傳	1
第一章 郝大通生平、修道事跡	1
第二章 郝大通及其後學的傳教事業	24
第三章 郝大通著作考略	103
第四章 郝大通全真內丹心性理論	115
第五章 學術界關於郝大通研究狀況綜述	184
第六章 太古真人郝大通年譜	198
第二部分 郝大通著作輯錄	229
《太古集》	229
《真仙直指語錄·郝太古真人語》	267
第三部分 郝大通傳記資料	270
主要參考書目	282

第一部分 郝大通評傳

第一章 郝大通生平、修道事跡

一、名號身世，衆說紛紜

郝大通(1140~1212)，山東寧海人，爲金元時期道教著名的全真七子之一。

對於郝大通之名、字、道號，不同仙傳說法略異。元秦志安編《金蓮正宗記·廣寧郝真人》謂：“先生諱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人。”因遇重陽“感發”，“至來年戊子(公元1168年)歲三月中，專往崑崙山煙霞洞，焚香敬謁，甘灑掃之役。重陽乃賜之法名曰大通，號曰廣寧子。”^①按《金蓮正宗記》之說，則郝大通初名郝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人；出家後，重陽乃賜他法名“大通”，號“廣寧

^① 張繼禹主編：《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華道藏》皆此本。

子”。

元劉志玄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廣寧子》謂：“師姓郝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明年戊子，母捐館。三月，師乃棄家人崑崙山煙霞洞，受業爲弟子，重陽納之，訓名璘，號恬然子。”“師遂西訪四師。……至岐山遇神人，爲改今名及今號。”^①認爲郝大通禮重陽出家，重陽訓其名爲璘，號恬然子；此後，他在岐山又遇神人傳授，得名大通，號廣寧子。

元李道謙《七真年譜》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庚申……正月初三日，廣寧郝真人生於寧海州，初名昇，字則未聞也。”“大定八年戊子（公元1168年）……三月，廣寧真人來崑崙山出家，祖師訓名璘，號恬然子。”“大定十二年壬辰（公元1172年）……九月，廣寧真人西遊岐山，偶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②認爲郝大通初名昇，字則未聞，重陽訓其名爲璘，號恬然子，後在岐山得名大通，字太古，號廣寧子。《甘水仙源錄》卷二徐琰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的記載與之同。

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三之《郝大通》謂：“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八年三月，從祖師至崑崙山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恬然子。”^③

按《金蓮正宗記》所載，郝大通遇重陽時，曾呈詩一首，內有“同席諸君樂太古”，重陽在答詩中亦有“口愛郝公通上古”，則郝大通在遇重陽之前，已有“太古”之號。《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認爲郝大通字“太古”，與此說略同。至於《七真年譜》等謂郝大通“初名昇，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0～72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7～598頁。

字則未聞”的說法，王重陽所作《郝昇化餘打破罐因贈二絕》^①應該可以作為一個證明；而在岐山遇神人，得名大通，號廣寧子之說，則不見於《金蓮正宗記》。

因此，關於郝大通的名、字與道號，大致有兩種意見。一種是秦志安《金蓮正宗記》的說法，認為郝大通初名璘，號恬然子，自稱太古人；出家後，重陽賜其法名“大通”，號“廣寧子”。這種觀點，似更為強調郝大通承王重陽之授，並以其法名、道號為之證。另一種是劉志玄《金蓮正宗仙源像傳》、李道謙《七真年譜》、徐琰《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等的說法，認為重陽訓其名為璘，號恬然子；大通之名和廣寧子之號，乃後來所得，不為重陽所賜。如果此說屬實，那麼，郝大通為什麼不用重陽所賜之名與號，就是一值得思考之問題。而答案很可能就在他除接受重陽授受外，尚另有師承。

雖然衆仙傳說法有所不同，但關於郝大通之名、字與號，如他初名昇，後以大通為法名，以廣寧為號，自稱太古人，基本可以確定下來。

關於郝大通出生之年，《金蓮正宗記》無明確記載；《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七真年譜》等謂其“生於金熙宗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庚申正月初三日”^②。關於其身世，據《金蓮正宗記》，郝大通“家世寧海，歷代遊宦，先生朝列之從弟也。事母至孝”^③。《金蓮正宗仙源像仙》謂其“寧海人也……家財甲一州，事母孝”^④。《廣

① 《中華道藏》第26冊，第334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④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謂其“寧海人。家故饒財，爲州首戶，兄俊彥登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少孤，事母孝”^①。《太古集·前翰林學士馮璧序》載郝大通高弟范圓曦手錄其師“行實”云：“師俗姓郝，世居寧海，爲州人之首戶。昆季皆從儒學，兄諱俊彥，舉進士第，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師獨幼年穎異，識度夷曠，悠然有出塵之姿。”^②

綜合上述仙傳所載，郝大通世爲山東寧海人，家境饒富，事母至孝。有弟兄三人，其兄郝俊彥，在當地有名望，曾中進士，官至朝列大夫、昌邑縣令等；其弟不具名，與其兄郝俊彥皆業儒。郝大通排行第二，獨有出塵之姿。

至於其祖上“歷代遊宦”，則僅見於《金蓮正宗記》，而不見於其他仙傳記載。又衆仙傳稱郝大通“少孤”，則郝大通從小喪父。只有“名”，“字則未聞也”，有“名”而“字未聞”，間接反映其幼年時，家道已中落，通常有教養之富家子弟，一般不太可能只有名而無字。郝大通“不慕榮仕”^③，“隱於卜筮”^④，其職業爲設卦攤，爲人卜斷吉凶禍福，而寧海地處膠東，自古有方士輩活動，民風信嚮，作爲筮者，經濟上應該不成問題，其“家財甲一州”、“家故饒財”，可能與此有關係。

仙傳、史料記載郝大通好易，洞曉陰陽術數之學，慕西漢司馬季主、嚴君平之所爲，隱於卜筮。其稟性淡泊，無意仕進，不慕榮華，喜歡山林、泉水、環境幽寂之地，愛之而流連徘徊終日，樂而忘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87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④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返；又喜歡讀道家黃老、莊列之書，深契其出世、逍遙思想，故悠然有出塵之志，這為其與重陽一見相契奠定了基礎。

二、禮拜重陽，出家入道

金大定丁亥（公元1167年）秋，王重陽從陝西終南至山東寧海傳教。此時，郝大通在寧海已有一定影響，其卜肆在寧海州州署對過之地，來此卜問吉凶的人頗多。重陽注意到郝大通言語、舉止間有一種超出於常人之外的獨特氣質，一見之下，心有所動，想感化其入道。

王重陽如何感發大通入道，給予郝大通什麼樣的指點，不同仙傳說法略有所異。《金蓮正宗記》說：“大定丁亥（公元1167年）秋，貨卜於市。士大夫環列而坐，重陽最後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回頭？’重陽曰：‘只恐先生不肯回頭！’先生頗驚，遽起作禮，邀赴他所閑話，往來問答，如石投水。先生獻詩云：‘同席諸君樂太古，未明黑白希夷路；今朝得遇達人吟，伏望先生垂玉句。’重陽答曰：‘口愛郝公通上古，口談心甲神仙路；足間翠霧接來時，日要先生清靜句。’先生覽之，得意而歸。”^①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則說：“大定七年丁亥（公元1167年）秋，重陽至寧海，遊行於市，見師言動不凡，思有以感發之。一日至卜肆，背肆而坐。師曰：‘請先生回頭。’重陽曰：‘君何回頭耶？’師悚然驚異。重陽去，師即閉卜肆，至馬氏南園全真庵中謁重陽請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教。重陽授以二詞，師大悟，不覺下拜。以有母老，未即入道。”^①《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的記載與其同。《七真年譜》載：“祖師又於廣寧真人卦肆前背坐感發之，廣寧從至朝元觀，祖師授以口訣及以二詞付之。”^②《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郝大通》云：“世宗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③

因此，關於王重陽為感發郝大通入道，所傳授之內容又有大致兩種不同說法。《金蓮正宗記》認為，郝大通賦詩一首就教於重陽，重陽以詩一首作答，大通得意而歸，師徒問答所作之詩各一首，一並收錄於《記》中；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則說，重陽授大通以“二詞”，但“二詞”之內容為何，並沒有記載；《七真年譜》在此基礎上，認為除了“二詞”之外，重陽還授大通以“口訣”，口訣內容也沒有記載。

如果重陽在感發大通時，曾授其“二詞”與口訣，則其內容今皆已不詳，史料保存下來的，只有《金蓮正宗記》所載之詩。師徒問道的大致經過，先是大通試探重陽，獻詩一首，請問希夷之道、知白守黑之理為何；然後重陽作答，指出神仙、真人雖不同凡響，神奇卓異，但要達成此境地，方法亦很簡單，只不過每天常保持自己心地之清靜罷了！這次對話，是郝大通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郝大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7～598頁。

通有意探尋“黑白希夷”之路，重陽則徑直指出“清靜”乃修仙之門。重陽之詩意正切中其心扉，郝大通言下即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當然，這個時候，雖然大通對重陽之詩有所意會，但還談不上有切身之證悟。

得重陽授詩後，郝大通雖對神仙之道有所得，但因有母在堂且年事已高，為盡人倫之孝，他沒有立即入道。不過，他與重陽的關係開始密切起來，經常去拜謁、請教重陽。金大定八年（公元1168年），郝大通老母逝世，他無牽無掛，心中嚮道情結日漸濃厚，於是在本年三月，毅然棄家人崑崙山禮重陽於煙霞洞，請求收為弟子，甘願充灑掃之役，重陽欣然應允。這一年，大通虛歲二十九。

郝大通拜師後，跟隨重陽一起修道的時間究竟有多長，是否得到重陽真傳？對於這個問題，《金蓮正宗記》認為，在出家最初的三個月，郝大通“與丘、劉、譚、馬同侍（重陽）左右。逮七月間，重陽令諸弟子皆歸寧海，惟丘公侍側。不數日，復命丘公往呼太古。既至，乃告之曰：‘我有布衲，剪去兩袖，我要替背與汝過冬，自綴袖去。’先生拜而受之。蓋象古人傳衣之法也。”^①這個記載有些問題。據其他史料，劉處玄乃重陽在返回關西途中收下的弟子，時在大定己丑年（公元1169年）九月；郝大通禮重陽入道，為金大定戊子年（公元1168年）三月，此時劉處玄並沒有拜入重陽之門，因此，就不可能與諸弟子一起在這個時候同侍在重陽左右。

按《七真年譜》，這個時候，是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太古五人同侍重陽於煙霞洞。其云：“大定八年戊子，重陽祖師年五十七。……二月晦日，祖師挈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入崑崙山石門口開煙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1頁。

霞洞居之。三月，廣寧真人來崑崙山出家……八月，祖師挈五真人自煙霞洞遷居文登縣姜實庵，立七寶會。”^①而據《金蓮正宗記》，大定八年的七月，重陽曾要諸弟子都回寧海各自修行去，只留丘處機侍於左右。故八月，重陽攜丹陽、長真、長春、玉陽、太古五弟子遷居文登姜實庵，有可能是師徒在短暫分別後的重新聚會。

“大定九年己丑(公元1169年)……春，玉陽真人辭祖師，隱居查山。四月，重陽帶丹陽、長真、長春、廣寧遷居寧海州金蓮堂。……六月，廣寧真人辭祖師，亦居查山。”^②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則謂：“(重陽)乃解衲衣，去其袖而與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師自攜瓦罐乞食。未幾辭重陽去，與玉陽子俱隱查山。”^③

因此，從大定八年三月禮師入道，至大定九年六月辭師去查山與玉陽一起修行，這一年多的時間，除最初的三個月外，郝大通並沒有一直隨侍在重陽身邊，這從上述幾則史料中可以推知：一是重陽曾於大定八年的七月解散眾弟子，只留丘處機隨侍，其他人則歸寧海；二是重陽授郝大通以無袖冬衣，要其“自成”；三是出家後，重陽授大通瓦罐讓其自乞食。但是，重陽在這個時期所組織的一些重大宗教活動，包括在文登創立七寶會，居寧海州金蓮堂等，郝大通都跟隨在重陽身邊。

王重陽授郝大通冬衣，仙傳以之作爲重陽傳法於大通的一個證明。因此，郝大通從重陽處得法，有所授受，當無異議。重陽授大通以衣，有領、有體而無袖，所表達的意思可能是：我把修道的大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71頁。

③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體傳給你，道之功用、體道的具體方法與路徑則要你自己去體味；既得道之體，就不要患無道之用，自己把袖子補上，意味着讓大通自己去尋找一個合適的修行方法。後來大通的修道經歷，似亦符合重陽的預言，在與衆師兄弟之間的接觸、交往中，郝大通並沒有得到直接指點，反而皆是受激之言。郝大通只能自己探索合適的修行路子去。

重陽傳法於大通，另一個證明，就是爲大通所題之“頌”或“絕”。《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記載：“九年，寧海人有構金蓮堂以待，真君挈其徒西歸居之。師攜瓦罐乞食，誤觸之碎。真君別授一罐，題頌其上云：撲碎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直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①《重陽全真集》則認爲，重陽在賜給大通的瓦罐上所題之頌有兩首，所謂《郝昇化餘打破罐因贈二絕》：“撲破真灰罐，卻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個人人喚。”“欲要心不亂，般般都打斷。子午卯酉時，須作骷髏觀。”^②衆仙傳所說大通首次參重陽，曾得“二詞”，不知是否即指重陽在此瓦罐上所題之“二絕”，如果是這樣，則大通剛參重陽時，只得一首詩，而並未得“二詞”。

在“二絕”中，“撲破真灰罐”，“灰罐”代表身形，“撲破”有“忘”的意思；忘身形，就能得重陽真意，即所謂“卻得害風觀”，害風是重陽自嘲之號，“觀”有觀點、智慧之意；不以四大假緣所成之身見妨礙本來真性，這就是“直待悟殘餘”；此本來真性就能呈現，即“有個人人喚”。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中華道藏》第26冊，第334頁。

重陽認為，每個人都有其本來真性，發明本來真性，要通過修心。修心首先要斷去塵緣，所謂“欲要心不亂，般般都打斷”；其次，要忘形去執，為此，“子午卯酉時，須作骷髏觀。”王重陽開導郝大通，罐碰碎了沒有關係。有一個本來真性，不生不滅，人人具有，悟透這個本來真性，修行即可成功。

郝大通得“頌”之後，可能一時還未理解其中祕意。故重陽羽化後，郝大通又就師友問道，但為師友所勸激。後來，大通在沃州橋下靜坐，志在“忘形”，則可能與悟得重陽此“頌”之真意有關。

三、師友勸激，當頭棒喝

金大定九年（公元1169年）六月，在得王重陽傳授心性修持之理後，郝大通辭師往查山，與王玉陽一起結伴修道。

關於大通為師友所勸激，衆仙傳有如下記載：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謂：“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重陽墓，普禮終，師欲與同處，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即東還。至岐山，遇神人，為改今名及今號。”^①

《廣寧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師道行碑》云：“未幾，師辭真君去，與王玉陽往居查山。……十一年，師聞真君上仙，四子已入關，遂西遊以訪之。十二年葬真君於祖庭，師欲與四子同廬墓側，長真激之曰：‘隨人脚跟轉可乎？’師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授今名字及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67頁。

道號。”^①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郝大通》謂：“九年秋，馬、譚、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②

郝大通為王玉陽所勸激的經過，在諸仙傳中沒有詳細記載。王玉陽《雲光集》中，有《贈卜者》的一首詩，可能即為勸激大通所作，其云：“推窮天理甚分明，特與時人決困程。解察陰陽時否泰，能通日月數虧盈。順行九曜災難及，復變三陽禍不侵。莫待無常天限至，和賢盡總落深坑。”^③

郝大通本以卜肆為業，其善卜在當地早已為衆人所知。大通出家後，未及離鄉，只在寧海、文登之間，後居查山，與玉陽一同修道，大通居查山時，來找大通預決吉凶之人，當不在少數，大通可能也來者不拒，給予指點。

大通一邊修煉，一邊還為人卜筮吉凶，這種修煉方式，與王玉陽頗不相同。在全真七子中，玉陽在修煉方面極其刻苦，《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王處一》云：“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二十二年秋，居寧海，丹陽師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

① 《中華道藏》第47冊，第131頁。

② 《中華道藏》第47冊，第598頁。

③ 《中華道藏》第26冊，第650頁。